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六

宮殿 宮詞附

古詩二首

律詩五首

玉華宮

師曰自此詩以下至羌村乃甫趨郵路逢所經見掠此抵家情況讀者可以隨篇讀其意也

溪回松風長

補曰行堅墓在此宮前有溪曰醴泉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

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

洙曰海南子人血為磷訖慎云火死之血為鬼火磷者鬼火之名也趙曰謝靈運登石門取高頂詩晨策尋絕壁此宮在坊州宜君縣正觀二十年太宗所作也高宗永徽二年廢之為寺而公今詩云云

傳氏之品在唐號之界通所經有萬籟具然空秋色

正蕭洒

洙曰莊子齊物篇子季白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其素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已也

美人為黃土沉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

故物獨石馬梅曰潘岳美人歸重泉列子粉白黛黑風環雅正

驗往事獨石馬在茂草中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

是長年者宋曰天台賦萋萋之纖草又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

九成宮宋曰武德元年廢麟遊郡置麟州有九成宮即隋仁壽宮隋文帝崩於此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曰曾宮憑風迥宋曰一作過岌業

土囊裹口鄭曰上逆及下逆扶切。宋曰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西京賦狀

岌業以立袖扶棟梁斲金翠開戶牖敏修曰魯靈光其陽

產靈芝鄭曰隋文帝終南山陽石柱上產金花芝十其陰

宿牛斗宋曰西都賦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其陰則冠以

高紛披長松倒揭嶭怪石走鄭曰嶭魚列切。趙曰同蕭

飛性揭嶭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宋曰宜都山川記

緣雲上

諸山谷傳其響冷冷不絕絕行者歌三聲淚盡衣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殊曰楊素

營仁壽宮仁壽宮用備鴻侈文帝怒曰素為吾陪何使國不亡然天下素懼封倫曰毋恐后至當自免既而果然

焉為臣唐有朱曰齊景公遊牛山北臨其國曰若何去此而死

此位而為流涕是不仁也齊侯飲酒樂曰若何晏曰昔奚鳥氏始居此季荊逢伯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若古無死則爽鳩之樂非君

所願得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廵非瑤水

遠殊曰王元長曲水序夏后兩龍載驅瑤臺之上穆滿八駿如

之上跡是雕墻後殊曰五子之歌峻宇我來屬時危仰望

嗟嘆父天王守太白殊曰趙充國傳曰今之太白高深入者勝天

音符太白山名守之為義言肅宗在鳳翔也駐馬更搔首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新添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

瑣百轉流艷鳥滿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
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朱曰舍人先世掌絲綸鄭曰長安志吏內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

朱曰顏氏家訓云或問一夜何故五更何所訓答曰魏漢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

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更歷也經也鼓五四更爾趙曰魏漢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盡於戊故曰五夜故公所言拍言五更初也師曰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五夜謂五鼓天將曉也

重

朱曰一作天

春色醉仙桃

朱曰天子之門九重漢武故事西王母齊其桃七枚獻帝帝欲留核種之王母

笑曰此桃一千年生一千年結實久壽幾何遂止西王母持東方朔曰仙桃三熟此兒已三偷趙曰春色者桃開醉然以宮中之

物故得以仙桃為言師曰凡詩稱春者皆酒也如趙東春燒青春之類春色醉仙桃言入朝飲酒其色如桃今俗云相公入朝是也杜亦云汝陽三斗
旌旗日暖龍蛇動
趙曰東坡曰杜甫七言之偉麗者余獨謂
始朝天正此之謂也
夏文莊硯中頌影動龍蛇徐師川旌旗不動御爐香皆
宮殿風
票相也然工拙可見矣而御爐香豈只於旌旗動不動乎

微燕雀高

蘇曰言當時持權者皆小人而燕雀微物尚乘宮殿之風自工部陰蓄有巧思王子淵曰鸛鷹飛平川

野望言視燕雀哉。余曰百斛明珠上言之偉麗者杜子美如此二句後復舉無聞。趙曰或以燕雀高比小人得位則龍蛇動

又向所比乎後學妄引此以朝罷未煙墜滿袖蘇曰韋賢詩為東坡事實而漢穿鑿如此

袖承州出朝時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

趙曰賈至曾開元間與蘇晉同掌制誥玄宗幸蜀拜至起居舍人帝曰昔先天

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乃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是曰記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綸其出如綺注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當夫所佩也

于
作如
今有
作得
鳳毛
時可曰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殿叔儀誅帝大

宗列有鳳毛

同前
新添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

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同前 **新添**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
鴈轉皇州春色闌
金鑲曉鍾開萬戶
主階仙仗擁千官
花迎劍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獨有鳳凰池上客
陽春一曲和皆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賈曰掖吏益切長安志宣政門內有宣政殿殿東有東上

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掖稱

天門日射黃金榜

朱曰崔融詩金榜照晨光銅鈎起夕涼

春殿晴曛赤羽旗

朱曰以赤鳥羽為旗

宮草微微微

朱曰云霏霏

承委珮

朱曰曲禮王佩垂則珮委

爐煙

細細駐遊絲

朱曰遊絲蛛絲之遊散者香煙似之

雲近蓬萊常五色
雪殘

鳩鵲亦多時

鄭曰鳩鵲移切○朱曰蓬萊殿名鳩鵲樓名○蓬萊殿名也鳩鵲漢觀名在甘泉宮○秦曰謝

玄暉詩云金波麗鵲則借侍臣緩步歸青瑣洙曰青瑣門漢殿觀名以比當時之禁掖

邊鑲中天子制也趙曰青瑣漢門在未火宮今亦借用退食從容出每遲昱曰羔羊詩自公退食

紫宸殿退朝口號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正殿

戶外昭容紫袖垂洙曰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田曰唐制昭容人不得出內雙瞻御座引朝儀蒼舒曰右按唐制天

上至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又百官志註昭容為九嬪正二品○趙曰應用昭儀二又為引謂之瞻則曰瞻也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

官淑景洙曰淑景作日移邵曰淑景作日景也晝漏聲洙曰一作稀聞高閣報趙

以閣之高而傳之遠也天顏有喜近臣知洙曰言近臣密爾清光宮中每出歸

東省曾送雙龍集洙曰一作到鳳池洙曰雙龍舞之良日雙龍樂龍納言鳳池荀勗為中

書令及罷云奪我鳳凰池○趙曰唐制左拾遺領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東省

拾遺領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東省

拾遺領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東省

宮詞

律詩九首

秋興

五首同作八首餘見四時門

聞道長安似弈碁

洙曰弈碁互勝負也

百年世事不勝悲

洙曰一悲主

侯第宅皆新主

洙曰以夷亂而湯主也左太

文武衣冠異昔

時

洙曰非故舊也

直北關山金鼓振

洙曰時河北尚用兵也

趙曰

間也舊本輒云河北尚用兵考之大曆二年豈有此事乎

征西車馬羽書遲

晉曰征西興

遼為征西大將軍也一作馳

趙曰此所

魚龍寂寞秋江冷

故國平居有所思

洙曰秦有魚龍川。修可曰草閣秋興詩乃夔州所作豈可言秦之魚龍川乎按唐

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為夜也此二詩皆秋時是以子美言魚龍回夜水魚龍寂寞秋江冷

也。趙曰言故國平時之事今有所思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

洙曰漢武帝置金露盤西都賦

抗仙掌以承露羅雙立之金莖戰埃盪之混濁鮮顛氣之清英西望瑤池降王母漢武帝內傳七月七

日西王母降漢武帝夜忽見天西南如有白雲起俄頃王母至趙曰周穆王觴王母於瑤池之上今去望瑤池則望其自瑤池而

降也東來紫氣滿函關洙曰老子傳注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望星宿服精草隱德行仁

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

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雲移雉尾開宮扇洙曰見雲橫雉尾高注云

宗有雉雉之伴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今公言天子雉有則天子御朝用日繞龍鱗識聖顏趙曰見通籍

卧滄江驚歲晚趙曰公自謂也幾回青瑣點朝班洙曰見通籍

趙曰想望省中諸公之朝也青瑣者漢未央宮中門名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洙曰瞿唐曲江雖南北萬里相遠而秋止

一色花萼夾城通御氣洙曰見白日雷靈夾城仗芙蓉小

苑入邊愁洙曰見青春波浪芙蓉園注花萼樓芙蓉園皆長安宮禁故事。趙曰芙蓉苑在新化坊本天子遊幸之

地而及之乃有邊愁入於其間
紀吐之雷之亂當陷京師故也
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簾風至則鳴如珎珎之聲○趙曰言絲窠作雙鶴圖而用黃鶴樓非錦纜
黃線繡為鶴也舊解惑於黃鶴二字遂便以為黃鶴樓非錦纜

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出帝王州珠曰

謝元暉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古

昆明池水漢時功珠曰初武帝欲征昆明夷為有填武帝

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珠曰

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西都賦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空牽

牛織女以雲漢之無涯○修可曰西都賦註武帝鑿昆明池於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波漂撼米沉雲

黑珠曰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是雕胡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為彫胡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見渭憶彫胡飯註○

趙曰言菰之多其望之露冷蓮房墜粉紅珠曰蓮房蓮花也

長遠黯黯如雲之黑也露冷蓮房墜粉紅○修可曰蓮房墜粉紅謂蓮實上花葉墜也爾雅荷芙蓉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

中的郭璞註云蓮謂房也的房中子也以此考之則蓮房非花矣

唐本草圖經云：菰，又謂之茭白，歲久者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子。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白，歲久者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子。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白，歲久者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子。

鳥道 宋曰：言道路多狹，所通者鳥道而已。趙曰：言白帝城之基，鳥道則一帶皆高山也。沈曰：南中地志：交趾郡治龍

偏縣自興古 **江湖滿地一漁翁** 趙曰：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 鄭曰：晉灼曰：昆吾地名，有亭，顏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孟東曰：諸宮別觀不許

人往來，上宿皆宿 **紫閣峯陰入漢陂** 宋曰：二云：紫閣峯陰入漢陂，昆吾御宿自逶迤。

鄭曰：漢莫彼切，今本作素，如亮切，非是。趙曰：此篇紀其舊，漢陂之事也。昆吾御宿皆地名，以長安志考之，在萬年縣西，紫閣峯

終南山 **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余曰：古今詩之少，名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玄舞鸚鵡，鸞鵲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里。 **佳人拾翠春相**

問 宋曰：洛神賦：或拾翠羽。趙曰：費仙侶同舟，晚更移。 宋曰：李膺

郭林宗同舟而濟 **絲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 望苦低垂

沐曰卓文君有白頭吟。趙曰公自言昔日曾攜絲筆題詩
于懸其象矣。正白頭中吟詠而望之其頭苦於低垂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

蘇曰楊妃過溫湯行云玉殿空掩
蘇曰秋風動琪樹昔日繁華事盡
流波去介甫永叔俱解絕題。趙曰此篇思長安而懷帝關也言
洞房所以環珮冷者。玉殿起秋風之時也。楚辭脩容脩能豈洞

房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

沐曰興慶宮明皇潜龍之地
安志龍池在興慶宮躍龍門南本是平地垂拱初因雨水流潦
成小池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

舟今夜遠

深白莊子謂藏舟於壑謂之固
矣然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清漏往時同

沐曰

依舊也。趙曰所繫舟之處去秦
地為遠而想像清漏與往時無異
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洙曰東方朔微行始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
趙曰尤見懷長安之心切矣舊所引脫誤今校傳去唐帝微行而
至黃山蓋右扶風槐里縣
有黃山宮惠二年所起

宿昔

沐曰謝天
寶中事也

宿昔青門裏

逆曰青門京東門

蓬萊伏數移

鄭曰數色角切。蓬萊殿名

花

驕迎雜樹

沐曰天寶中最重木芍藥群花不可比其貴盛。詩曰言雜樹之花則如桃李之屬沈約望春詩春風搖

欄龍喜出平池

沐曰御芳傳信記云天寶中興慶宮小龍常游於宮垣南溝水中

落日留

王母

沐曰山海經云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濱之涯漢武帝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

微風倚少兒

沐曰肅青傳衛姬次女少兒。趙曰王母以言揚貴妃少兒以言妃之諸姨矣少兒則衛少兒

也宮中行樂秘

夢符曰右校前漢書周仁為人陰重不泄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秘戲

少有外人知

能畫

能畫毛延壽

沐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

投壺郭舍人

沐曰東方朔傳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驥言

如博之賢然輩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也

每蒙天一笑

沐曰玉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電。修可曰

汕傳拾遺大公與玉女投壺不入者天為之嘔噓注嘔噓開口笑也又太平御覽載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而不獲天為

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二說大同小異。師曰玄宗時承平日久驕逸遂生百技皆能感動帝意故云云 復以物

皆春政化平如水洙曰言無皇恩斷若神洙曰言不時

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洙曰抵戲謂角抵也今兩兩相當角

止不此雜民俗之風塵也

闔雞鮑曰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闔雞兆亂之象也

闔雞初賜錦洙曰楊妃外傳云國忠始以闔雞供奉曹子建闔雞東郊道。趙曰明皇好闔雞有賈昌者以善養

雞蒙寵當時為之歌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闔雞走犬勝讀書是家小兒年十三富貴繁華代不如推此則賜錦可知矣舊所引國忠

事曰 舞馬既登牀洙曰既一作解明皇常令教舞四百蹄日之為其家驕其曲謂之傾盃樂奮首鼓尾無

不應節又施三層木牀乘馬於上并轉如飛命壯士與馬解於鼎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

舞承嗣以為為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洙曰一曲長仙遊終一

闔女樂久無香洙曰謂祿山亂天子出幸女樂流散也。趙曰仙遊言明皇上昇矣宜女樂之久無香也

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味曰言不復行幸也○定功曰傷嘆之也秋風辭云草木黃落

省字

律詩五首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

趙曰禁掖之垣牆也竹埤當側聲國語訟桓不生埤註云埤下濕也音卑又皮麻切

洞門對雪

味曰一作雷

常陰陰

味曰洞門猶洞戶○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註洞門謂門之相當也

○定功曰對雪當作對雷左太冲吳都賦去增固重阻列真之字王當對雷石室相距蓋是詩有鳴鴈乳燕落花遊絲之語乃春時

非可言對雪但傳寫之誤○蘇曰落花落花遊絲之語乃春時曾直常去唐省中比皆青壁畫雪

春日詩落花隨鷺入遊絲帶蝶驚

鳴鴈乳燕青春深

味曰乳燕雛鷺

腐儒衰

晚謬通籍

味曰黥布傳上置酒對衆折脣何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註腐者爛敗言無所堪者通籍

見通鑑相敬班添註

退食遲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

味曰詩衮職有

關仲山浦補之註衮君之上服補之善補過。趙曰公許身愧前為拾遺故用補衮事不必泥仲山甫為宰相事也。

比雙南金

宋曰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師曰用自賦歸謁肅宗肅宗授左拾遺得通籍禁省退食渾回達寸心言老年仕宦非其本心光無忠言以補天子無以報君恩之重故云許身愧比雙南金。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

趙曰隱者隱蔽之也。

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

傍九霄多

趙曰使漢宮千門萬戶之萬戶也九霄多言九霄之間月色明遍斯為多也。

不寢聽金

鑰因風想玉珂

鄭曰丘何切。宋曰玉珂鳴珂也。○蒼齋曰校通典老鵬入海為城可截作馬勒謂之珂。

○蘇曰郭汕立風簷時聽玉珂。趙曰兩向有封事而欲上故聽開門且想朝馬之鳴珂也。

明朝有封事

宋

言事也欲其密故封之以達。

數問夜如何

鄭曰數色角切。趙曰起於詩夜如何其也。○師曰漢武帝為千門

萬戶之遊萬戶指宮中之門也月傍九霄言親近天子也聽金鑰恐天子門開羣臣入朝風傳玉珂之聲故數問夜如何玉珂導者

所鳴之珂或云鳥非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

洙曰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計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

○趙曰傳呼淺則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

春旗簇仗齊

洙曰春旗君衛○孫曰記月令

退朝

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

焚諫草騎馬欲雞栖

洙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其草文選雞栖而斂翼○師曰騎馬出在掖雞

欲棲于時謂日之女矣肅宗至德初子美為拾遺岑參為補闕或問二人孰實杜田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

詩曰諫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上皇在

蜀朝對縣然果無闕事時耶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

洙曰梧桐也○趙曰魏明帝詩雙梧生枯井詩用井梧自此始矣

獨有

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季固退角屋急永夜無寐時唯自語鄭當時中風塵荏苒音

天月色皎潔故人流落千里不知渠與誰看也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貌強移栖息一枝安朱曰莊子言鵬鷃事而云鶴鷃巢於深

則不知其所以然矣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朱曰幕府事見送高二十五書記詩武帝拜霍去病大將軍於幕府中故號幕府也

澹雲歸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朱曰劉越石朱實

秋階面青苔先自生朱曰沈休文詩賓除綠錢滿客位紫苔生復有樓臺街

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沅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

朱曰一作吏隱名朱曰公嘗為嚴公參謀故云吏隱○趙曰言院

作今有公家事亦不信我兼為吏隱也字出汝南先賢傳鄭敘吏隱於蟻陂之陽兼一作今

陵廟

古詩二首

律詩十四首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鮑曰開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

月葬橋陵公故有是詩○師曰天子之墳曰山陵取其高大之義

先帝昔晏駕

洙曰前漢天文志宮車晏駕註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凡臣子之心猶謂宮

車發出也○趙曰先帝指言睿宗也

茲山朝百靈

洙曰海賦竭盤石極百靈○趙曰茲山指橋陵也陸機作吳大

帝諱有云

崇岡擁象設

洙曰嵇叔夜琴賦託峻岳之崇崗

沃野開天庭

洙曰張平

子西京賦廣衍沃野厭田上上實為地之奧區神

即事壯重險

洙曰易習坎重險也天台賦履重險而逾坂沈休文即事既多矣

論功超五丁

洙曰蜀王本紀曰天為蜀王生

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與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見坡陀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秦五女皆上山化為石

因厚地

洙曰相如二世賦登峻陟之長坂

却略羅峻屏

修可曰孫綽詩遠山却畧羅峻屏○蒼舒

曰天台賦壁立之翠屏

雲闕虛冉冉

洙曰天台賦雙闕雲竦以夾路

風松蕭泠泠

顏延年拜陵廟詩松風傳路急離騷上諫下泠泠而來風蘇試詩泠泠一何悲

石門霜露白玉殿莓

苔青

洙曰孫綽踐莓苔之滑石異荒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

宮女曉知署祠官朝見

星

趙曰以其勤洛而度於從事也

空梁簇畫戟

脩可曰隋薛道衡云空梁落燕泥

陰井

敲銅瓶中使日夜繼惟王心不寧豈徒邱備享尚謂

求無形

趙曰禮記備物之享禮云視於無形

孝理躬國政神凝推道經

日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瑞芝產廟柱

洙曰唐書肅宗延英殿柱上生芝一莖三花上樹靈芝之詩。趙曰

自是橋陵廟中柱耳舊註却

好鳥鳴

洙曰一作巢

巖倚

修可曰

好鳥鳴高枝

高岳前律翠洪河左滢滢

鄭曰上鳥定下于高切小水也。洙曰西都賦

右界襄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趙曰高岳指嵩高山也字起於嵩高惟出洪河指言橋陵之左是洪河所過也

金

城蓄峻趾

洙曰班固賦建金城之萬雉乃鑿壙之趾以益其高也。修可曰金城地名前漢地理志秦地西有金城

武威唐以金城為蘭州郡公以金城對沙苑其為地名可知○炎
曰漢金城郡注云昭帝始元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

城沙苑交迴汀水與奧區固之與區焉張平子賦防禦之阻則天地

與區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

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主不處焉史記
鄒衍著書云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內

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亦如赤縣州者
有九乃謂九州也○趙曰蒲城縣本屬同州開元四年以縣之豐

山建義宗橋陵改為奉先縣仍隸京兆府十七年京
為赤故公詩言赤縣舊注引崑崙東有赤縣非是 臺榭爭名

亭洪曰江淹詩名亭南樓期西京賦官屬果稱是聲華具

可聽洪曰謂縣內諸官也○蘇王劉美竹潤洪曰爾雅東南之美

晉江道竹賦有嘉生之裴李春蘭馨叔夜琴賦春蘭被其東

鄭氏才振古洪曰詩振茲如啖侯筆不停鄭曰啖杜覽切○

啖侯洪曰當時赤縣官也○趙曰補正遣辭必中律鄭曰中丁仲切

平賦洪曰當時赤縣官也○趙曰補正遣辭必中律鄭曰中丁仲切

文賦放言遣辭良多變矣禹以臂為律身為度

利物常發硎鄭曰奚經切硎石也○朱曰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

解牛文惠君曰請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

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今臣之刀十九年而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綺繡相展轉琳琅愈一作青焚朱曰禹貢雍州駘貢球琳琅玕註皆王名琅玕石而

聞曾恭化朱曰後漢曾恭字仲廉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河南尹表安間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

往察之肥還府以三異狀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秉德崔瑗銘朱曰後漢崔瑗字季

書記歲銘所著賦碑歲頃今座古銘傳於世太史侯彪影王喬隨鶴翎朱曰見

水樓并昔遊詩註朝儀限霄漢朱曰謝靈運照灼欄霄漢又結念蜀

得預朝北所以自嘆耳客思迴林垆○趙曰謝惠連相送詩林

之轆軻辭下杜鄭曰上苦感下口左切○朱曰孝宣紀光樂杜

下杜即今飄飄凌濁涇呂曰詩涇以渭濁諸生舊短褐朱曰婁敬

衣帛見衣褐衣褐見○趙曰使貧者旅泛一浮萍宋曰古詩之衣短褐也舊註引婁敬衣褐見非是

蕩水元根劉靈曰俯觀万物擾擾焉如水荒歲兒女瘦暮途

涕泗零漢書王逸曰自北如萍隨水浮遊主人念老馬詩外傳

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母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放出田子方曰少不其力而老介其身仁者之

不為也東市曠之窮解字容秋螢流寓理甚愜趙曰謝靈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詩序云家本秦川貴公子窮愁醉未醒修可曰史記虞卿非窮遭亂流寓自傷情多也

於後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朱曰史記虞卿傳贊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

於後世○蘇曰蘇勛何時擺脫俗累乘一葉之滄溟之浩蕩優仰

視八極挹瓊漿丹砂吾志足矣○歐陽曰腐草化為螢其質不美甫喻諸官不以其質不美而賤之故云容秋螢流寓者出於事勢

不得已甫宜樂為之苟能擺脫俗累優游於江湖之上乃甫世之所樂尚以俗累所拘為限矣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姐豆事

朱曰旄頭胡星也彗彗星也紫微

原陷長安也世亂姐豆之事不講故云无復也○趙曰按晉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也又為旄頭胡星彗紫微則言其犯帝座也彗

字在天文志与字俱為妖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樵悴

朱曰蓋

戰爭不逞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

朱曰不征夫不逞息

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歛得父翁肆僣僣曹子行

鄭曰僣僣若舞風零至

朱曰文翁為蜀郡守興建李校以教蜀人故風俗大變可比齊魯僣僣整肅貌

曹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從父老若若年風零而至也語曰

謂其外周室丘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

新意

朱曰周室借周以喻唐也言唐所以宜中興則孔門豈可

也雅才陸宰也新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

朱曰世亂而衡

也資之而成爾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

朱曰詩闕宮頌億公講堂非

曩精大屋加塗既上鄭曰巨至切仰塗也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深

何必三千徒始壓我馬氣洙曰李校者教化之所自也曹侯能修泮宮而淮夷服則其所以

折暴亂者何必三千之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上有井朱徒言文德足以服遠也

夏時輾轡凍堦鄭曰上盧公切下洛胡切耳聞讀書聲圓轉水泚鋤里切切也

殺伐災髮髯鄭曰芳未切○趙曰聞讀書而樂彼殺伐之災在此特見其髮髯而已故國延歸

望裴顏減愁思南紀收波瀾洙曰言能以文德易暴亂西

河共風味洙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帥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也采詩倦跋涉

載筆尚可記趙曰言采詩之官倦跋涉山水之勞而不來高歌

漱宇宙凡百慎失墜洙曰尚可記一云記奇異○師曰青綸謂李士以青綠衣領也父母存則衣冠

飾以青綸素志謂其志不展也文翁辟拍縣李士前漢杜翺子林清

靜好古有雅才又具胡廣傳註又後漢高彪有雅才而訥於言雅

才指陸宰新李資之而立故云首唱賦大義堅塗塗壁也昔唐公修

半宮而服淮夷今陸宰為是李太德自是以懷遠何必三千之徒

始覺我氣平輒驢所以運水言李中種木斲并无不備具殺伐
災髮髯言此邦絃誦之樂兵革之患少也南紀政瀾波言交其荆
楚輕剽之風而恩波廣被也昔子夏居西河教授今陸宰与之同
其風使人阻味其教也太師采詩以觀民風今米詩之官倦於跋
涉使陸宰德政不聞于上甫得不以
是篇而記其事以備國史之失墜也

行次昭陵

彥輔曰唐太宗
大皇帝之陵也

舊俗疲庸主

洙曰舊俗謂隋氏
庸主煬帝疲困也

群雄問獨夫

洙曰獨夫以失
道而无助也書

獨夫紂群雄如
李密之流也

識歸龍鳳質

洙曰識書也唐太宗龍鳳
之姿天曰之表書生云

威定

虎狼都

洙曰秦傳秦虎狼
之謂先定關中也

天屬尊堯典

洙曰父子天屬
也尊堯典謂隋

功典法也太宗高祖次子也○師曰高祖
禪位於太宗猶堯之遜天下於舜故云云

神功協禹謨

州也○趙曰謂禹成厥功
而書有大禹謨也舊註非

風雲隨絕足

洙曰風雲會合隋馬足
而起也○趙曰魏文与

孫權送馬書曰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矣
○師曰時李靖之徒皆以風雲之會隨馬足而奮也

日月繼

高衢

洙曰日月謂相繼而
明也謂高祖禪位

文物多師古

洙曰文物典章左傳
文物以紀之師古謂

以十為師也制誓在趙曰又物如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曰太宗置李維翰延十八李士故云云直詞寧戮辱趙曰如

王珪之諫諍賢路不崎嶇朱曰太宗制諫容直言如魏微之切直无

不當死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其用人如馬周之才也往者其

猶降蒼生帝未蘇拍揮安率士湯滌撫洪鑑謂趙曰

天下如壯士悲陵邑朱曰陵也陵幽人拜鼎湖朱曰鼎湖黃

而仙去後世名其地為鼎湖趙曰言天變未弭而拍壁安率士

湯滌撫洪鑑則言太宗之意猶欲勒兵於遠地立思方如此雲爾

升遐故繼之以有陵玉衣晨自舉朱曰上賜霍光王衣梓宮取

貴人死者鐵馬汗常趨趙曰陸左公松柏瞻虛殿朱曰虛

塵沙立暝途寂寞開國曰朱曰謂太宗躬親戎馬平一天

流恨滿山隅師曰追想太宗開國之日今无英遊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

洙曰屯難之時也。師曰草而謳歌，曆數歸曰。

孟子謳歌者不謳壽之子而謳歌舜，語天之曆數在汝躬，言其天命之所在也。風塵三尺劍

洙曰高紀上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布迎良醫，又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於社稷是上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

一戎衣

洙曰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衣服翼亮，貞文德不承也。

戢武威

洙曰書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師曰置文館以招李士，故云云。聖圖大廣大曰。

无不覆

宗祀日光輝

洙曰奕葉陵寢般般，五曲能能守翠。

微

洙曰陵山陵也，寢寢廟也。古詩陵寢寢寢，青。

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洙曰天子。

有孝感則五雲見，見住在詩。註。俯曰五雲五色雲也。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

蘇曰楊脩晚蟬噪。荒庭垂橘柚。

古屋畫龍蛇

朱曰招意仰觀刻楠畫龍蛇

雲氣生虛壁

朱曰一作江聲清虛壁

走白沙早知來四載

朱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

舟泥行踣隄山

一作輦

疏鑿

朱曰一作流落

控三巴

朱曰華陽國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

爵之以子古者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獻帝時征東中郎將安漢趙建議分巴為二郡賡欲得巴舊名故曰巴益州

牧劉璋以熱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胸忍至魚復為固陵郡巴遂分矣寧復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徙龍義

為巴西太守是三巴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補曰按樂史寰宇記於渝州記云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為三巴

則非分有其地之定名當俟博聞訂之○鄭曰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朱曰唐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

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宅發得之乃置玄元

廟於大寧坊親享于新廟是秋改為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為縈

微宮秋改譙郡紫微宮為太清宮○趙曰玄元皇帝李老君也

配極玄都闕

朱曰配皇等極老子曰是謂配天極玄都觀闕

極也晉謝安建宮室極合辰極乃其義矣○趙曰以朝左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仙真之所也故用玄都言廟舊註言玄都觀

也○陳敏修曰闕幽深也 憑高禁禦

禦者禁苑前漢書音義曰折竹以守桃嚴具禮○朱曰周禮春官

桃遷主之所藏也○趙曰周禮守桃掌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掌節當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趙曰必有御賜之信以為鎮故得借掌節以為言○晁中之曰賜

以節所以鎮重其朝 碧瓦初寒外

趙曰葛仙傳夢人書新宮銘云碧瓦鱗

日金莖一氣旁 仙掌以承露

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也 山河扶繡戶

朱曰謂戶上繪畫若繡也 仙李

盤根大

朱曰神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屬鄉曲仁

功曰老子生柏李樹為姓而唐以爲聖祖故曰仙李盤根大猗蘭弄葉光洙曰漢武帝故

夢曰入其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弄葉猶累世也○此

曰郭子橫洞真記曰漢武末主景帝夢一赤鳳從雲中直下崇芳

之閣帝覺而至於閣上見赤氣如煙霞來蔽戶牖乃改崇芳

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于此殿奕葉猶累世也

遺舊史洙曰史記有老子傳而無世家道德付今王洙曰老子道德經明皇御註畫手

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洙曰廟有吳道子畫張平子東京賦秦

人簡王立之曰凡作詩賦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放

其步驟乃有古風杜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

事不獨求誇時輩須森羅移地軸洙曰河圖托象曰地有三百

森羅海賦云又似妙絕動宮牆洙曰言筆跡五聖聯龍衣

地軸挺拔而爭迴洙曰唐書天寶八皇上親謁太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

禮器子龍衮千官列鴈行洙曰丘遲書功臣名將鴈冕旒俱秀

發洙曰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旌

下大夫五士三○梅聖俞曰秀發謂五聖氣宇清秀也

旆盡飛揚

旆曰儀仗也。趙曰旌旆旌之有旆也。陸士衡長旌誰為旆。

翠栢深留景

魏魏收延相詩。陵寒翠栢不奪。

紅梨迥得霜

趙曰言梨葉得霜而紅也。梁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挂白小山。

秋風箏吹玉柱

冰曰風箏謂制箏掛之風際風至則鳴也。江淹詩玉柱揚清曲。

露井凍銀

床

冰曰右詩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趙曰露地之井之也。庾用秋閨云空汲銀床井。余曰邵氏聞見錄少陵露

井凍銀床不晉書樂誌淮南篇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也。或以此論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

有所本也。三百篇作果何本哉。馬存曰銀床井欄也。

身退卑周室

冰曰史老子周守藏室之吏也。修道德其

學自以隱無名為務居國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修可曰經老子之引退為周室日以卑削之故。史記曰周之衰乃去。

傳拱漢皇

冰曰漢文景間崇黃老之教。師曰漢文景皆崇尚黃帝老子之術。故云經傳拱漢皇拱謂用其術。

以致師為之治。故垂衣拱手也。

谷神如不死

冰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牡。

養拙更何鄉

師曰谷所以藏物。谷神猶云藏神。何鄉謂無所止。猶云何有之鄉。

湘夫人祠

冰曰屈原九歌有湘夫人韓愈黃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

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也其文剝缺
考圖記言漢州牧劉表兄字景升立題碑曰湘夫
人今碑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虞帝二妃
之碑非景升之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言完
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
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
者自為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
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
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
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三
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
各以其盛者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者得稱君也
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曰舜死
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窮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
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勢禮陟配天
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記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
同文也其下言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
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以此謂舜死葬蒼梧之野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
者皆不

可信

肅肅湘妃廟

洙曰肅肅敬也詩思齊肅肅在廟

空墻碧永春蟲書玉佩薜

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

染淚在叢筠

洙曰湘妃涕泣以淚揮竹染竹成班○趙曰張華博物志云舜死二妃候下即班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

洙曰海賦揭百丈百丈所以牽船也連竹為之

孤舟汎日斜興來猶

杖履

鄭曰興許應切

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

洙曰屈平九歌有山鬼詞云余

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湘娥倚暮花

洙曰湘娥屈平所謂湘君也詞云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

兮木末○趙曰事雖折謂湘夫人而字則郭璞江賦協靈爽於湘娥也鬼迷竹而娥倚花亦是詩家當然舊註引湘君詞搴芙蓉兮

木末非也此得屈原言不得志猶登山緣木而採芙蓉不可得也

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洙曰郭璞江賦協靈爽於湘娥○蘇曰徐元詩萬古長安景搔頭一嘆嗟

謁先主廟

洙曰成都記曰先主廟府南八里惠陵東七十步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函傳詔刺

史傳覃修立而甲小後至長沙王鍾
改更構及四面壇屋置守墓戶五百

慘澹風雲會

洙曰古詩藹藹風雲會佳入一向繁劉植說李
軼書曰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中興二十八

將論曰咸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

乘時各有人力倅分社稷志屈偃經

綸

洙曰屯君子以經綸○趙曰言劉葛之
志昂而不得伸所以偃伏經綸之業也

復漢留長策中原

伏老臣

洙曰復漢謂欲興劉氏也老臣孔明也蜀志建安二十
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宮先

主乃發喪制服譙周等上言曰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又
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宜即帝位博士計慈等上尊

號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

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長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
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器群臣將士以為社稷隳發備

亘修之嗣武二祖惟神鄉祚于漢家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
○趙曰先主欲與劉氏而稱漢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所留長

策者欲取中原雜耕心未已

洙曰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
眾由斜谷出以統馬運籌武功五

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更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
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歐血事酸卒

蘇曰歐於口切。米曰亮與宣王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年五十四魏書亮程盡勢

窮憂志歐血一夕燒營道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

郭氏鳩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迹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

云歐血蓋因亮自云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歐血

乎及至劉琰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歐血此則引虛記以

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霸氣西南歇

朱曰晉陽秋曰有星赤緣蜀人入谷發喪故

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譙周云西上有黃氣。趙

曰譙周等初觀進曰西氣頭大王應天順民今葛亮已死中原莫

圖則霸所雄圖歷數也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

以歌也

地至秦楚之靖口錦江劍閣蜀國之土地也過楚

通秦則言本可以混一而不能焉則所以傷之也

舊俗存祠廟

空山立鬼神

一作泣

虛簷交鳥道

此是夔州先主廟在

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則山中之險道也

舊所引乃成都先主廟事也埋錯亂也

枯木半龍鱗

朱曰亮廟亦在先主故宅城西復立素像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前

有龕大梧古峭可愛人云諸葛手植襄陽記曰亮初卒所在各求

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焉

者或以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尚

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
蠡之功鑄金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
況亮德範遐邇動蓋季世與王室之不壤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
於私門廟像問而莫止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
述追在昔者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沔陽使所親屬以時
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所斷其私祀以崇正祀於
是始

竹送清溪月

蘇曰黃綬詩云娟娟釣絲竹幾送苔移
清溪月森森潤底松風回落霜雪

玉座春

朱曰玉座玉牀也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

閨兒女換歌舞

歲時新

朱曰成都記舊俗以四時祀十二月亦祈禱閨里門也
閨里中門也。蘇曰葛稚川再到鄉園閨井改易兒女

更換唯綠水青山少不減舊耳。趙曰此言夔州
之人所事先主者如此舊所引成都記事誤矣

絕域歸舟遠

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

朱曰宋玉搖落而變衰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晟皇皇搖

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咽。趙曰此句已下公言
其身之流落因先主廟即諸葛之功以自比而感嘆也

况乃

久風塵

朱曰晉愍紀孰與關張並。朱曰關羽張飛傳曰初劉
論悠悠風塵孰與關張並。朱曰關羽張飛傳曰初劉

備其不齊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
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用兵也徵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

得人死力諸葛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諸葛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趙曰此蓋言諸葛與關羽張飛之功臨耿鄧親論云冠節之高勳耿才器孰與並乎言不可並矣功臨耿鄧親論云冠節之高勳耿賈之鴻烈○修可曰公評品以為鄧應天才不小○朱曰應一作禹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可親近矣應天才不小○朱曰應一作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按洛書甄曜度日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實堯命曰天度帝道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以炊骸道路籍籍獲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辟未二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上數丈見來積年時有景雲祥風從曙幾下來應之此為異瑞又二十有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焚惑鎮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與五星從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頃者焚惑復退歲星見在胃昂畢昂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預觀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得士契無鄰○朱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契頭大王應天順民得士契無鄰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璋之婚親也彭漾又璋之所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勵○趙曰譙周初勸進曰願大王應天順民傳曰得士者強在先主言之遲暮堪惟惺惺惟惺惺之中飄零且釣緡洙曰詩何彼穠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巾洙曰謝靈運作洒淚眺連崗○蘇曰孔熒常下憂國之淚

詠懷古跡

五首三首見懷古門

蜀主覲吳幸三峽朋年亦在永安宮

洙曰劉先主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

征三吳為將陸議所破於秭歸步歸魚復改為永安宮劉備作在豐溪南翠華想

像空山裏

洙曰空一作寒翠華車蓋相像猶髮髻○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也先主即皇帝位故得用翠華字也玉

殿虛無野寺中

洙曰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

古廟杉松東水鶴歲時

伏臘走村翁

洙曰言民猶祭祀

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

祀同

朱曰註見武侯廟註又云公自註云殿今為寺廟在宮東

諸葛大名垂宇宙

朱曰謂孔明之名垂於天下

宗臣遺像肅清高

漢以肅何為宗臣以功業為時所宗尚也言孔明勲烈見於後世者亦可擬肅何

三分割據紆籌策

朱曰三分謂魏吳蜀當時孔明多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

朱曰言聲名飛揚萬古。趙曰以高

飛鳥喻之也

伯仲之間見伊呂

朱曰孔明佐蜀瑾佐吳俱受重任而孔明又受顧託。趙曰言孔明在二

公之間也魏文帝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

拍揮若定失蕭曹

朱曰謂功垂成而亮薨

移漢祚難恢復

朱曰大福不可再

志決身殲軍務勞

鄭曰戮子廉切滅也。朱

曰孔明在軍罰二十已上皆親覽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

朱曰蜀諸葛亮傳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冊亮為丞相錄尚書事祠堂孔明廟

也錦宮城外柏森森

朱曰成都記府城亦呼為錦宮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廟有古柏武侯手

植映皆琅草自春色

朱曰江文通別賦春草瑤色

隔葉黃鸝空好

音

沐曰空一作多詩泮水懷我好音王僧達詩楊園流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

朱曰本傳

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又亮上疏曰先主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於草廬之中言先主之自見亮亮為先主而仕皆兩朝開濟老臣心朱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見蜀為天下大計必能安國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貞信之節繼之以死又亮表云與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兩朝謂先主及禪也出師未捷身先死朱曰未捷又長使英雄淚滿襟朱曰閱其志不遂也本傳云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峙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卒于軍軍退司馬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師曰亮死則吳魏豈能保其土地哉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

洙曰夔古巴子國也。程曰襄宇記夔州春秋時夔子國後為楚地秦滅楚置郡即為巴郡

屢

入武侯祠竹日斜

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

聖亦同時胡戴

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洙曰胡戴言輔明尊

師表有并吞中國之志

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

鄭曰覡研歷切。夢符曰右按前漢

志民之精爽不二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制神之靈位為之牲器以見廟弊巫覡醉於蛛絲中也。趙曰事

雖出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而合用巫覡字則張衡東京賦巫覡操荷也

敘憶吟梁父躬耕起

未遲

洙曰亮耕南陽作梁父吟。趙曰公惑孔明梁父吟事方却思歸耕而起爾舊本作也未遲非蓋却成方欲躬耕也

武侯廟

洙曰成都記云諸葛公朝在先主廟故宅城西復立素像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前有雙

大拓古峭可愛內有裴令公所著碑柳樸射書相國段公古拓文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洙曰蜀志諸葛亮傳亮父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徐庶謂

先生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見之乎先生病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辭卒於軍魏鎮西將軍鍾會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夔州歌

一首同作十首餘見都邑門

武侯祠堂不可忘

洙曰祠堂一作生祠

中有松柏參天長

洙曰見丞相祠堂何

處尋錦宮城外柏參參孔明廟前有老柏黛色參天二千尺詩○趙曰夔州武侯廟有也

干戈滿地客

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

夔州

大賢為政即多聞

趙曰言多有傳聞之善政也

刺史真符不必分尚

有西郊諸葛廟卧龍無首對江濱

洙曰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

居室上

古詩十一首

寄題江外草堂

魯曰梓州作寄成都故居。泰伯曰甫從同谷入蜀卜居成都亂遂走梓

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遂作是詩寄題焉

我生性放誕

洙曰唐賀知章晚節尤誕放。蘇曰嵇蕭生平難放誕性僻泉石焉能王公大人門下心緒卑屈難

欲逃自然

覺範曰自然道也釋氏謂之逃自然嗜酒愛風竹洙曰風一作逃揮儒者謂之逃自然

曰吳謨嗜酒每醉愛觀風竹怡然自樂人或曰陶弘景愛聽松風王子猷愛竹先生愛風竹其清氣可相敵吳笑而不答

此林泉

洙曰此一作必遭亂到蜀江謂祿山反

病也。趙曰謝靈運卧病對空床君平曰便安靜也

誅茅初一畝

洙曰屈原卜居誅鋤草茅以力耕儒行儒

有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

洙曰上元寶應

皆年號。趙曰公以乾元元年十二月未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唐

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敢謀土木麗彭曰堂名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

其草創也求上木之華麗乎

自覺面勢堅

洙曰東京賦審曲面勢周礼臺考工註審察方面形勢之宜

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

洙曰陸士衡清川帶華薄

雖有會心侶

校古樂府短歌不美一惠衰錢唯重心襟會

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

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

洙曰魏文帝脩條摩蒼天

古來達士

志

洙曰一云賢達士

寧受外物牽顧惟魚目鈍空豈識悔吝先偶

携老妻去慘澹陵風煙事迹無固必

洙曰語孔子無固無必

幽

貞愧雙全尚念四小松

趙曰秦本紀幽而不正非君子之幽也見幽人之貞

蔓草易

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憐

師曰以四小松為念憐其有剛姿勁節而為蔓

草所戕不獲遂其生長之性故云云英人見殺四子遇害甫託意傷之

草堂

洙曰草堂在成都浣花里楊子琳之亂甫去草堂亂定復歸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

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蘇曰曹參曰事反大將赴朝廷

洙曰時崔寧入朝留其弟寬群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

軟氣已鹿鹿洙曰穀梁傳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軟血之

祖刑白馬盟孟子五霸桓桓公為盛葵西取印南兵洙曰子琳與

同北斷劍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洙曰揚子琳

其勢不兩大洙曰兩大不相事始聞蕃漢殊洙曰子琳

西卒却倒戈洙曰子琳為寧妻任氏賊臣互相誅

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洙曰前漢郊祀志梟鳥食其類

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

一國實三公洙曰傳五年左氏狐裘左萬人欲為魚趙曰

唱和作威福孰肯辨

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百萬之眾可使為魚

無辜眼前列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滅血滿

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洙曰左傳至於用鉞鬼妾與鬼馬

洙曰退一作人。趙曰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妻馬可謂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

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洙曰時蜀亂既平甫復舍草堂

也復來薤榛蕪鄭曰薤他計切除草。蘇曰安謂隋文帝召薤為博士性便山水復來舊薤草徘徊而去

後辭官不起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疎洙曰堞一云櫺。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趙曰宋

書表築為丹陽尹常步操曰揚郊野間舊大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舍喜

我歸沽酒携胡蘆洙曰一云提蘆壺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

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

洙曰野布傳上對眾折脣何為天下安用府儒哉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

見疣贅

鄭曰疣羽求切結痛也贅之銳切。趙曰莊子云骨體附贅掛疣此公自以傷見刺其身在地間如之。

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洙曰莊子駢拇贅贅養生澤雉又十步一

啄百步一飲結康採薇山阿。趙曰傲古詩食薇不願餘。師曰嚴武鎮成都卒於永泰元年夏間朝廷有詔崔光遠代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云骨體幸未枯食薇不敢餘謂其貧也薇菜之薄者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

洙曰故誅茅卜居

揔為此

趙曰屈原問漁父云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五月髮髯聞寒蟬東南飄

風動地至

洙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江翻石走流雲氣

洙曰莊子雲氣不待族而雨。

蘇曰漢四年大風起東南江浪翻乳沙驚石走林木多折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

起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

洙曰蜀先主舍

東南有一樹遙望之童童若車蓋

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笳

賴宋曰莊子言地賴風作則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焉

唐賦六纖條悲鳴聲似竿籟舊注引莊子地賴似之而非矣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

血點垂眉臆趙曰乃下和淚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

自此無顏色師曰鞭撻捫棒天下之良材捫樹為風雨所拔喻嚴武死於蜀甫无所依故歎惜之上元二年嚴武

鎮成都甫自閬州挈家往依之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永泰元年夏

武卒郭英乂代之甫失所依乃泛江移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峡至荆南詳味此詩殆為嚴武而發歎焉甫築草堂於成都浣花里甫

為得此樹以為遊息木仁類以覆庇其下甫賴武以庇焉今也如虎倒龍顛是使草堂之人憔悴而無所棲託故云草堂自此無顏色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蘇曰古之封諸侯分之以茅土所謂茅屋者制節之方州也風

號令也所以鼓舞萬民和四方之義也天寶十四載祿山起漁陽之師詭言奉詔誅楊國忠是謂義兵号

令天下陷河北郡縣是謂茅屋破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修可曰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卷我屋

上三重茅

蘇曰八月陰中也陰以肅殺為事秋高風怒者殺於五性為義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九日范陽節度使

安祿山率藩漢兵十餘万自幽州南向拍闕詭言起義以誅楊國忠為名其怒号之甚也卷我屋上三重茅者是時方陷三郡謂先

殺太原尹楊光弼於博陵郡十二月六日陷陳留郡殺張介然九日陷萊陽郡太守崔无詒故云卷三重茅也 茅飛

度江洒江郊

一作洒

高者挂胃長林梢

鄭曰胃古犬切

下者飄

轉沉塘坳

鄭曰坳於郊切地窠也。蘇曰分茅之臣悉皆奔逃瀕於患難之側而不顧者若范陽副使封常清三與

戰皆不勝西奔陝高仙芝鎮陝奔城西保潼關故曰洒江郊也高者以義為高也林君也肅宗即位靈武玄宗在蜀長林也高義之

臣邑從左右如韋見素陳玄礼故曰挂胃長林梢也塘坳泥塗也下者卑汚喪節處於泥塗是時河北二十四郡俱為所陷如譙守

陽万石令狐潮楊希文劉貴哲皆附賊其後潮亦說張巡曰蓋相從以苟富貴可謂飄轉而不能自守也 南村群童

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

焦口燥呼不得

蘇曰南明也村鄰也童无知也明明鄰野无知之輩以我國家師老而莫能為之敵所以

盜吾土疆賊吾善良故令狐潮說張巡曰本朝危急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豈非欺我老无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奔郡渡河於是河北郡縣悉陷賊豈非對面為盜賊也什劫郡也
公然抱茅入竹者祿山反顏杲卿表履謙緋袍令與假子守土門
所謂拘茅制節者也杲卿謂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竊荷恩寵
天子負汝向事而乃反乎祿山怒縛之即解而罵不絕賊鉤斷其
舌杲卿含胡而絕不獨夫是張巡保睢陽使南霽雲去賀蘭建明
告急賀蘭無意出援兵且張樂以大餐齊霽雲言城中食盡力屈賀
蘭不聽遂截袖示信竟不食而去豈非呼不得也○趙曰韓詩外
傳曰乾喉焦唇仰天而嘆曹子建善哉行曰日來式難口燥唇乾
蓋公參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蘇曰甫嘗與韋曲同
陷賊遁歸行在此所以歎歎嘆息也方是時張巡許遠擣其腹
心而賊勢遂衰四方犄角而祿山詭言之号令无所施猶風之定
也雲墨墨者雲喻札樂法度墨者色不明也天子蒙塵而幸宋臣繼踵而陷賊札義法度無自而明
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烈蘇曰秋義也望天子以義
理天下今也宜暨蔽其明女謁侈其心漠漠而無所祭治向昏者
垂老之晚年也墨不明也明皇晚年高力士導其欲太真妃迷其
情豈非向昏而黑也布者女工之本餘之所尚也衾者所以衣被
也以布為衾蓋以恭儉而衣被天下且置之而不用所以冷而似
鐵鐵黑金也而以斬殺為事斬殺則少恩明皇末年非惟不知崇
儉以衣被天下又且少恩以徇太真妃之欲也嬌兒太真妃也卧

寢也太真妃搖其安謂嘗以祿山為養子出入宮掖不禁纖醜
於聞而明皇不悟祿山出范陽與太真妃為內外援且令進音為異
物以蠱惑帝心宰相太子多言其反太真妃力保之故帝不信及漁
陽難作且約太真妃為之內應朝廷機謀祿山靡所不知豈非路
裏裂也

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

蘇曰床人所
以為安也

床床四方之所安居者屋漏無乾處者謂今比日陷於泥塗是時滄
趙見拔博平虜陷潼關失守南破絕洛張介然崔无誠死其城郭
李愬盧亦大將青死其官所謂如麻未斷絕者蓋天下浸淫於塗泥
未有已也揚雄嘗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幘幘故甫以雨

脚未斷言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蘇曰祿
山父子

替竊於三年之間四方搔然不遑安枕豈非少睡眠也安得廣厦
也蜀道尚艱難靈武未還內故謂之沾濕何由徹也

千萬間

顏曰白樂天詩我願布衾千萬丈與君同蓋洛陽城然
近乎戲語豈有方丈之衾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厦二

公之言自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蘇曰
亂而

願治憂而思樂忠臣義士之常心甫於是時官卑位下身親罹之
力無所施不免傷今思古而欲得庇覆天下之蒼生謂其嶽然懷
歸尚未忍弃去義祖太宗之遺烈故欲覆安之使無震風凌雨之虞故曰不動安如山也

嗚呼何時眼前

突元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蘇曰嗟數之不足故永歌之甫遇此

而願治其所以嗟數永歌者蓋寫其憂憤之心冀欲有興義撥亂之主而康濟王室以成巍巍突元之功謂之何時者所望之誠至也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者祿山之亂天子入蜀甫走鳳翔謂肅宗撥拾遺與房琯少為布衣交至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琯敗於陳陶斜罷相甫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肅宗怒詔吏推問後意解出為華州司功曹然不甚省錄時寇奪甫家鄉明年攜弱至饑死然而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故其斷章所以言死亦足也左傳楚申叔展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号窮乎注二物可以禦濕欲使无社此泥水中時子美方為嚴武所不容詩之作其近於此乎。趙曰按舊注引楚申叔展之明嚴武所不容然所引事迹與意大不相同十二詩皆上元二年之作嚴武鎮蜀初則廣德元年公在梓州再則廣德二年公在幕中故詩定為上元元年之秋也假使舊注不引左氏又不誤指嚴武直論詩意豈有府尹不相容者也。師曰秋者肅殺之氣兵革之象也王者之封諸侯各奉五方之土色而首以茅賜之茅屋所以覆庇人所依託焉既為秋風所破則無以自庇甫以嚴武鎮成都遂往依之不幸武卒郭英又代武為節度甫由是見知英又託以為此焉兼与楊子琳所正節二刺史相善崔旰殺英又併攻楊子琳拓正節是卷三重茅之比也茅飛渡江洒江郊謂子琳正節倉皇鼠竄也高者冒狂長林栢謂在任賢者逃于林野下者飄轉沉塘物地不平曰物喻

下民嗟去於余之炭之苦童無知之稱南村羣童以壁書崔肝之徒欺我
老元力喻代宗師老崔肝輩無忌憚焉而法為殘暴左傳云師直
為壯曲為老公然拘茅入竹去謂竊據其茅土也唇焦口燥呼不
得時代宗號令不行召諸道之兵無有應者是以避吐蕃之亂而
幸陝今崔肝叛雖遣使諄諭豈能止其侵暴南依託三子以為
覆注如茅屋然今三子為明所攻是失所棲託是以倚杖有所嘆
息時朝廷遣社鴻漸討平蜀亂故肝兵稍定是以有俄頃風定之
喻也然肝雖定蜀中乘隙而叛者不一如渝州開州並殺刺史之
類殺氣猶盛是以有雲墨色之喻也昔楚王投醪於水以飲士卒
三軍之士皆如拔鯁為上者不可不恤其下布衣多年冷似鐵謂
寡恩而士不知也英又為政刻薄无溫煖之意如布衣然猶兒比
崔肝肝乘士卒怨其害兵以反而蜀中大亂豈非惡臣蹈果烈之
壁乎宋宋景文無元朝如非特甫無所託蜀民皆失所依故也兩
外麻未出絕謂反者繼而起甫詩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
殺刺史是也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解傷兵亂以來不
獲安片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如履屐之大比使天下之民咸得其
寧雖有風雨其能飄搖震蕩乎甫意
非獨傷己為天下歎息故有末章云

水檻

蒼江多風颭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

洙曰鄭景純春
舟浮海底高浪

駕蓬萊

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

為谷

洙曰高岸為谷深合為陵

何傷浮柱歎

趙曰張平子西京賦時遊極於浮柱結重繫以相承

注三輔名梁為極作遊梁置浮柱上也

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

洙曰危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笑

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

洙曰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

臨川

視萬里何必攔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洙曰漢高祖過

沛置酒沛宮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趙曰韓詩外傳載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川舊有薪亡吾簪是以哀非傷亡簪不亡故也○師曰持守也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萬物皆有變易於水攔何恨乎水攔駕于巨浪之上為水所蕩動浮并欹側此非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譬若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此南台晏思思諷朝廷之材當顧危之際莫有扶持者矣臨川視萬里何必攔檻為蓋言王者以天下為度當一視同仁恩及无外不可有此疆爾界之辨顧肅示視人不廣耳

破船

平生江海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

趙曰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蒼梧避亂兵宋曰言避緬

懷遠舊丘宋曰又云緬遠懷舊丘在舊丘故里也言避亂而達故里也隣人亦已非野竹

獨脩脩舫舫不重扣鄭曰舫胡田切○宋曰江賦諫採菱以扣舫○趙曰晉夏中御以足扣舫歌吳曲

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媿東逝流故者或可撫

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鄭曰數色角切白屋難久留復見狀

弁曰子非久留白屋之士風雲會合子當平步天衢爾後更如真言○趙曰白屋貧者之居也公自悲於奔竄不得久安居於白屋

亦○師曰亂兵謂崔旰之亂甫往梓州舊口故林也指草堂隣人亦已非謂流離也甫去成都凡三載向者所汎扁舟埋沒於沙

故舫旋不勝重扣舫船旁也扣之以節歌用有東川未及西歸故云仰看西飛翼下媿東逝流故者或可撫謂破舫也

營屋

我有陰江竹師曰甫植万竹於草堂嘗有詩云入門四松在步蟾万竹踈即此所謂我有陰江竹是也能令

朱夏寒夢符曰右按梁元帝纂要曰夏曰朱夏亦陰通積水曰長夏夏三夏九夏又亦雅夏為朱明

肉高入浮雲端

趙曰枚乘詩曰美人在雲端

甚疑鬼物憑

蘇曰王蘭行太白見山林

秀茂曰疑有神物所憑

不顧翦伐殘東偏若面勢

師曰謂植竹以陰東射之日隨其所

向之勢

戶牖可永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

白日淘淘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

趙曰詩考槃在

阿考般亦在澗考成也槃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若碩人之在澗在阿而後成其樂也

草茅雖雜葺衰

疾方少寬

趙曰除草曰雜言雖有雜草之勞而吾之衰病可寬也

洗然順所適此足

代加餐寂無斤斧饗食

師曰甫築草堂茅茨不剪椽柱不斲削蓋順其所適也故曰寂無斤斧饗食

庶遂慙息權

洙曰甘棠勿剪勿伐考工記審曲而勢詩考槃在澗古詩上言加餐飯周禮雞氏○趙曰甘棠

勿剪勿敗刀曰伯所慰注甜意也

柴門

泛舟登灤西

洙曰楚俗以山谷間水可涉者為灤其涉也謂之踏灤秦俗以堰水為灤皆謂之灤○鄭曰本作漾

字如亮切水名在隴西。趙曰夔州惟有東溪溪尾經注漢東溪西則水兩旁之名今云登漢西則舟已泊而登其岸也舊注有

說非也。迴首望兩崖華曰兩崖峽也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蘇

甘士安其執氣過如焚此飛鳥為之不能。趙曰此播柴也亦雅云公天曰播柴積薪而焚之也。長影沒窈窕餘

光散哈呀趙曰哈音憾咄也呀音虛加反張口也而公所用無乃哈呀乎蓋哈呀注去谷中也大江蟠

根鄭曰巖歸海成一家沐曰禹貢九州之水皆入于海。趙曰

品之下公所言雖蟠曲於巖下衝割坤軸沐曰海潮又曰品出莊子賢者伏於太山疎

壁攢鎔鉅鄭曰鎔縣各切鉅以地切。趙曰疎鑿就欹斜蕭瑟灑秋色氣

氏日車沐曰氣一作氣峽門自此始沐曰疎鑿就欹斜蘇曰巫峽記

州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疎鑿就欹斜沐曰江城

夏后疏鑿之趙曰江賦巴東之峽夏巨渠決太古蘇曰巫峽記

后疏鑿舊注改為三峽之東誤矣。太古之衆水為長蛇趙曰比水為長蛇亦新矣。蘇風煙

渺吳蜀舟楫通鹽麻

洙曰鹽麻見前注

我今遠遊子飄轉混

泥沙

趙曰江賦或混淪乎泥沙

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

趙曰子思子不願人之文綉

茅棟蓋一床

趙曰沈休文詩茅棟甍頭鳴

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

粟

洙曰濁醪嵇康廢粟公孫弘

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

佳

洙曰陶淵明山氣日夕佳

貧病固其常

洙曰病一作賤

富貴任生涯老於

干戈際宅幸蓬蒿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華賞

妍又分外理慙夫何誇

洙曰漢書理得則不然○革曰慙欣也

足了垂白

年

趙曰畢卓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後漢班超妹書今超年已垂白矣

敢居高士差

師曰差輩也敢以高

士為

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

客居

趙曰此張安詩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

鄭曰塹此體切

蒼蒼壽

鬱飛翻葱青衆木梢

洙曰沈休文林傳香葱青○趙曰蜀用王粲四言詩苟非鴻鵠孰能飛翻

邪豎雜石痕

趙曰沈休文詩傾壁復邪豎

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

趙曰

詠懷客色改平常精氣鬼自漂淪

峽開四千里

趙曰十字疑誤豈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

里水合數百源入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

來吳鹽鹽擁荆門

洙曰蜀人以麻布貿易吳鹽也○趙曰以商旅貿易吳鹽不行之故也

西南

失大將

鮑曰謂鄭公卒也

商旅自星奔

洙曰時崔寧殺郭英人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絕交

論麻非不望影星奔

今又降元戎

鄭曰降古巷切

已聞動行軒

洙曰時除杜鴻漸為成都尹

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

洙曰甫依嚴武死英又公崔寧不能容旋有崔寧之亂此甫所以進退不能也○趙曰公言其欲南下以歸長安到夔留帶而未

今尚在半路也舊注云甫欲依嚴武武死英又不能容大非是

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

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

洙曰思嚴武也○修可曰楚辭劉史招隱辭曰王孫遊兮不歸

秦昔一

鳳隨其皇去

鮑曰豈鄭公之夫人亦紐云也

離雀暮唱繁朱曰言實

者亡而小人喧競也時崔寧揚子琳招正節更來成都○蘇曰王符隱居不住自歎口寫鳳思見而不可得離雀終日宣入耳目何其繁也又云工部此語寓意非淺覽物想故國蘇曰王仲宣周覽春物緬相故國花草十年別

荒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

趙曰上句以譬能歸者幾人下句以譬故居所在徒

自昏帶而無有歸栖之翼也

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

朱曰時亂久矣故甫前有洗

兵行此有洗乾坤之說也

稷契易為力

朱曰言得其人則天下不足治

大戎何足吞

趙曰

公又嘗曰遙拱北辰纒宸次無欲傾東海洗乾坤又曰安得壯士挽大河盡洗甲兵長不用此意大似然者但得稷契而用之易為力

耳彼吐蕃犬戎何足吞乎

儒生老無成

蘇曰孔安國云儒士儒弱到老無成立矣

臣子憂四番

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朱曰詩所謂以寫我憂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

朱曰成都之內城謂之少城○趙曰拍言成都也蜀都賦云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云少城外城也

城而在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趙曰謝靈運詩捨舟眺回渚實築

林麓蘇曰麗純愛山至牛條嘆曰欲得此宵寒林麓採薪種桑足以救老後隱中山果召不起號曰太平逸民隋文召嘉

之栖泊雲安縣洙曰雲安屬夔州○趙曰細泊消中內相

毒舊疾甘戴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洙曰李陵書云沒為異域

鬼頭白免短促洙曰不為大也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洙曰

馬望雲南鴈意在此以所居非故國此自喻也○趙曰蓋懷鄉之謔言也此乃改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之意別家長

兒女欲起慙筋力趙曰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客堂叙節改具物對

羈束石暄蔽牙紫洙曰謝靈運山挑發紅芳野麻漸紫苞渚秀蘆花綠洙曰

蘆花竹筍也楚人謂之荻芽巴鶯為紛未稀洙曰鶯一作鶯○趙曰舊本作巴鶯非是當當作按劉章云深耕鋤種

未稀則田苗猶多爾紛微麥早向孰悠悠日動江漢莫春辭

木洙曰華川上動謝臺郎選才俊趙曰謂省郎也公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

言事即舊注非是自顧亦已極洙曰甫先授右拾遺前輩聲名人蘇曰張珣前輩七名

映照埋沒何所得居然結章紱洙曰謂排魚也受性本幽獨

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洙曰王子猷所居必種竹自云不可一日無此君事

業只濁醪洙曰恨賦濁醪夕飲○修可曰李善注恨賦濁醪夕飲之下引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曲

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貧薄祿洙曰嚴武奏甫受劍

南泰謀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洙曰曠職於職事無所想也循文

廟筭正洙曰循文守文也廟廟堂也筭筭筭也獻可天衢直洙曰左傳獻可替否易何天之衢

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洙曰傷不得行其志願

遣興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

洙曰曹子建轉蓬離本根飄飄無所

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絕文帝客子堂

畏人王僧遠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空

洙曰匈奴傳蓬

張望但烽火

洙曰詩戎車既屆

生涯

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六